

佛光大藏經

禪藏語錄部

御選語錄三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佛光大藏經

禪藏

・
語錄部

御選語錄三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佛光大藏經

禪藏・語錄部

御選語錄三

監修 星雲大師

主編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版

有版權・請勿翻印

發行者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發行人 佛光出版社慈惠（張優理）

出版者 佛光出版社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〇七）六五六四〇三八、九

流通處 佛光山寺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〇七）六五六一九二一、八

佛光書局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電話（〇七）二七二八六四九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七二號九樓之十四 電話（〇二）三一四四六五九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一八八號二樓 電話（〇二）三六五一八二六

排版者 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者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蘇盈貴律師

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五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佛光大藏經. 禪藏/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 初版. --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 1994 [民83]

51冊；21公分

ISBN 957-543-252-5 (一套：精裝)

含附錄一冊, 索引一冊

1. 禪宗

226.6

83007542

ISBN 957-543-288-6

ISBN 957-543-252-5



9 789575 432522

御選語錄卷第三十

歷代禪師語錄前集

靈隱清聳禪師

師參法眼，眼指雨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

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甚麼卻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祇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

奉先慧同禪師

僧問：「教中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又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

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

永明道潛禪師

師謁法眼，眼曰：「子於參請外，看甚麼經？」

師曰：「《華嚴經》。」

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

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

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無對。

眼曰：「汝問我。」

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

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

眼曰：「子作麼生會？」

師曰：「空。」眼然之。

異日，因四衆士女人院，眼問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現睹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

師曰：「好箇入路。」

眼曰：「汝向後有五百毳徒，爲王侯所重在。」

石霜慈明禪師

師到大愚，芝坐間開合子取香燒，師問：「作麼生燒？」芝便放香爐中燒。

師指曰：「訝郎當漢又恁麼去也。」

問：「鬧中取靜時如何？」

師曰：「頭枕布袋。」

問：「四山火來時如何？」

師曰：「物逐人興。」

永首座與師同辭汾陽，永未盡其妙，從師二十年，終不脫灑。一夕圍爐，深夜，師以火筋敲炭曰：「永首座！永首座！」

永咄曰：「野狐精！」

師乃指永曰：「訝郎當漢又恁麼去也。」永乃豁然。

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卻恆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

示衆：「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前是按山，後是主山，那箇是無爲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作示徒偈曰：

黑黑黑，道道道；

明明明，得得得。

瑯邪慧覺廣照禪師

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迴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像。』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下座。

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鰥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

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

大愚守芝禪師

僧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

師曰：「記得麼？」僧良久。

師打禪床一下，曰：「多年忘卻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遂敲禪床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眾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乃豎起拂子曰：「這箇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有商量，夏末秋風切。』珍重！」

陞座，揭香合子曰：「明頭來，明頭合；暗頭來，暗頭合。若道得，天下橫行；道不得，且合卻。」

問：「通身是眼，口在甚麼處？」

師曰：「三跳。」

曰：「不會。」

師曰：「章底詞秋罷，歌韻向春生。」

慈明有善侍者，號稱明眼，聞師之風，自石霜至大愚。入室，師趯出隻履示之，

善退身而立；師俯取履，善輒踏倒；師起面壁，以手點津連畫其壁三，善瞠立其後；師旋轉，以履打至法堂。

善曰：「與麼爲人，瞎卻一城人眼在。」

文公楊億大年居士

公出守汝州，謁廣慧，廣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

廣慧曰：「來風甚辨。」

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

廣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

廣慧曰：「草賊大敗。」

夜語次，廣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

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齧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

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

廣慧曰：「這裏即不然。」

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

廣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踣跳在。」

公於言下脱然無疑，有偈曰：

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

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天衣義懷禪師

示衆：「古人云：『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翁。』有老宿拈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恁麼拈也太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檢點得分明，拈卻炙脂帽子，脱卻鶻臭布衫。」

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布髮掩泥，橫身卧地。」

曰：「意旨如何？」

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

曰：「謝師指示。」

師曰：「西天此土。」

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

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

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柱杖鍼筒，自家收取。」

上堂，師云：「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

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

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上堂，大眾集定，乃曰：「上來道箇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重，亦銷得四天下供養。若作佛法話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且作麼生即是？」良久，曰：「還會麼？珍重！」

上堂：「夫爲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

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摩？」

上堂：「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鳬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

上堂：「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收。」

上堂：「靈源絕朕，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塵不見佛，剎剎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參。」

上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祇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爲道看。」良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峰頭君自看。」

上堂，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

師曰：「掘地深埋。」

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

師曰：「土上更加泥。」

師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

色空頌二首：

色空空色空空，礙卻潼關路不通。

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東西南北，十萬八千。

空生罔措，火裏生蓮。

玉泉承皓禪師

叢林號爲皓布棍。一日，爲張無盡舉：「傳大士頌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舉：「洞山頌曰：『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餛飩，三箇猢猻夜簸錢。』」此二頌只頌得法身邊事，不頌得法身向上事。」

張曰：「請和尚頌。」

師曰：「昨夜雨霽，打倒蒲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

永明延壽禪師

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

師曰：「更添香著。」

曰：「謝師指示。」

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

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問：「如何是大圓鏡？」

師曰：「破砂盆。」

二僧來參，乃問參頭：「曾到此間否？」

曰：「曾到。」

又問第二上座：「曾到否？」

曰：「不曾到。」

師曰：「一得一失。」

少選，侍僧問：「適來二僧，未審那箇得？那箇失？」

師曰：「汝曾識這二僧也無？」

曰：「不曾識。」